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0 年第 16、17 期合刊 · 总第 760、761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社民党提名朔尔茨竞选下一届总理

欧盟为什么没有对抖音说不

阻击特斯拉，德国汽车业的阿耳忒弥斯计划

德美矛盾激化，北溪 2 号命运堪忧

美国退群，德国试图填补世卫组织空白

德国联邦议院将缩水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 年 8 月 11 日~9 月 10 日）

社民党提名朔尔茨竞选下一届总理

距离德国下一届议会选举还有一年多的时间，社民党 10 日出人意料地宣布，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夫·朔尔茨 (Olaf Scholz) 将在 2021 年秋季竞选总理。这并不是社民党第一次“抢跑”大选。2013 年，社民党提名前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 (Peer Steinbrück) 出任总理候选人，2017 年，社民党推出前欧洲议会主席马丁·舒尔茨 (Martin Schulz) 作为总理候选人，均是在大选开始前一年就提前布局。而如今，在默克尔接班人悬而未决、德国未来政坛组合“光谱”未定的情况下，社民党再度急于敲定总理候选人，目的何在？沉稳有余、活力不足的朔尔茨能否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解决党内纷争，重塑社民党？

德国新一届联邦议会选举将在明年 8 月 25 日至 10 月 24 日期间举行，德国政坛将迎来“后默克尔”时代最重要的一次洗牌。连续执政 15 年并以 70% 以上民意支持率卸任的默克尔创造了德国现代政治的神话，舆论普遍认为，“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政坛很可能将出现基民盟和绿党的联合执政。民意调查表明，如果德国现在举行大选，红绿联盟将轻松赢得绝对多数，甚至不需要自民党的加入就能组阁。

但是，基民盟至今仍未找到合适的接班人选。受今年 2 月图林根州州长选举风波所累，默克尔指定的接班人、国防部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宣布放弃参选德国总理，并辞去基民盟主席职务，此后，基民盟始终无法找到脱颖而出的总理候选人。党内呼声较高的接班人选有北威州州长拉舍特 (Armin Laschet)、曾出任联邦议院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的弗里德里希·默茨 (Friedrich Merz)，以及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特根 (Norbert Röttgen)，但没有一个人在党内拥有绝对优势。

巴伐利亚州州长、基社盟主席马库斯·索德 (Markus Söder) 由于抗疫措施得力，目前民意支持率超过默克尔，但他已经表示，无意参选下届总理。其他几个州的基民盟州长也大多着眼于明年年初的州议会选举，等待最佳时机，基于基民盟目前遥遥领先的政治行情，他们并不急于表态竞选德国总理。外界估计，基民盟最早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解决候选人提名问题。

德国绿党在去年 5 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拿下 20.5% 的高票，在德国得票率高居第二位，成为最大赢家，一度被舆论看好。政治观察家甚至认为，如果德国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德国有可能出现首位绿党籍总理。但是，绿党两位年轻领导人罗伯特·哈贝克 (Robert Habeck) 和安娜琳娜·巴尔博克 (Annalena Baerbock) 由于在希腊儿童难民等问题上的表态引发争议，政治光环有所暗淡。

基民盟的政治真空和绿党声势的削弱，让社民党看到了机会。但是，社民党目前的民意支持率仅有 15%，即使与激进的左翼党和绿党组成“红红绿”联盟，也不过有 40% 左右的支持率，社民党必须吸引其他政党的中间派选民。

62 岁的朔尔茨无疑是社民党目前最大的政治资产。社民党秘书长、两任汉堡市长、前劳工部长、现财政部长……朔尔茨的政治资历丝毫不亚于执掌总理府 15 年的默克尔，甚至他的举止和形象也时常被拿来与默克尔对比，人送外号“老爹” (Vati)，而默克尔的外号则是“老妈” (Mutti)。

新冠疫情爆发后，德国迅速启动历史上力度空前的一揽子经济纾困计划，拿出 7500 亿欧元，从企业信贷、短时用工、暂缓缴税、就业补贴等多个方面对德国中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予以救助和资金支持，同时，在德国的主导下，欧盟通过了 7500 亿欧元的经济复苏基金。作为财政部长的朔尔茨在疫情中的果断反应和决策能力为他在德国国内和欧盟赢得了声誉。

但是，朔尔茨也有他的政治短板。

首先，施罗德时代留下的“2010 议程”至今仍是萦绕在社民党和朔尔茨头上的政治噩梦。2003 年，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推出全面清理战后德国劳工市场和社会福利制度的“2010 议程”，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逐步削减失业救济金，推行强制再就业措施，推迟及冻结退休者养老金的增加，降低税率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以推动社会就业和经济增长。这一改革措施引发的强烈争议不仅让施罗德在 2005 年的大选中痛失总理宝座，社民党自此一蹶不振，更让时任劳工部长的朔尔茨至今仍承受压力，几十年难以摆脱体制内“循规蹈矩、乏味无趣”的守旧官僚人设。

其次，提前敲定朔尔茨，让社民党目前“左倾”的政治路线变得有点游移不定，党内纷争加剧。外界一般将朔尔茨视为社民党内的保守派，但很难用“左翼”或“右翼”的政治标签去界定朔尔茨。朔尔茨虽为建制派，但同时他又是社民党青年团(Jusos)的副主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不公持强烈批评态度，朔尔茨政治光谱的模糊性让外界对社民党未来的政治走向捉摸不定。此外，与联盟党长期结盟，组建大联合政府，淡化和模糊了社民党的政治个性和纲领，尤其是如今默克尔主动让基民盟“左转”，进一步蚕食了社民党的生存空间。朔尔茨作为大联合政府的主要倡导者，在党内无疑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第三，朔尔茨在党内面临激进左翼和少壮派的强烈挑战。去年 11 月，朔尔茨在社民党领导人选举中出人意料地不敌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左翼候选人萨斯基娅·艾斯肯(Saskia Esken)和诺伯特·瓦尔特-博尔扬斯(Norbert Walter-Borjans)，显示出社民党内强烈的路线分歧。朔尔茨属于社民党内保守的建制派，而艾斯肯和瓦尔特-博尔扬斯则代表激进的少壮派，他们指责朔尔茨和其他一些党内高层背离了社民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根源，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社民党内的代际冲突由此凸现无疑。31 岁的青年团主席凯文·库内特(Kevin Kuhnert)已经宣布提前辞职，准备明年竞选联邦议院议员。社民党联邦议院议会党团主席罗尔夫·穆策尼克(Rolf Mutzenich)属于社民党左翼，在外交政策上持和平主义和反对北约的立场。社民党内三位资深的安全政策专家则宣布辞职，投奔左翼党。社民党内的路线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2017 年，社民党的支持率还在 30%以上，与保守党势均力敌，但随着马丁·舒尔茨在大选中的惨淡表现、党内高层内斗不断和绿党的崛起，目前，社民党的民意支持率已经从上届大选时的 20.5%下降到 14%，低于基民盟的 38%和绿党的 18%，位居第三位。外界已经将绿党视为德国未来左翼政治力量的主要代表，甚至预言“红绿联盟”将在明年大选中获胜。

在 10 日的社民党会议上，获得提名的朔尔茨誓言要将社民党的民意支持率提升至 20%以上，但社民党内部似乎对此并不乐观。党内左翼代表萨斯基娅·艾斯肯 9 日公开表示，不能让社民党的“虚荣”阻碍了德国人民的正确选择，支持由绿党领导人出任总理，组成左翼执政联盟。绿党上一次进入联合政府还是在 1998 年，当时，绿党作为联邦议院第四大党，与社民党结为执政联盟。二十多年的政治力量消长，让许多社民党人感慨不已。舆论认为，艾斯肯的这一表态给朔尔茨的大选之路泼了一瓢冷水。如果要确保多数党的地位，执政联盟还必须包括左翼党，艾斯肯表示，包括左翼党在内的三方联盟是有可能的，值得考虑。目前，左翼党的民意支持率在 8%左右，在柏林等一些地州政府中，存在社民党和左翼党（以及绿党）联合执政的情况，但左翼党从未进入联邦政府。

朔尔茨在 10 日的会议上强调，左翼党必须放弃它目前的反对北约和欧盟的立场，在欧盟和外交政策上与社民党保持协调，两党才能展开合作。对此，左翼党回应称，它愿意在联邦政府中谋求一席之地。有分析认为，尽管对社民党来说，左翼党的许多政治立场顽固僵化、难以理喻，但联邦议会左翼党党团主席、外交政策发言人格雷戈尔·居西(Gregor Gysi)却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不排除未来左翼党在欧盟问题上软化立场。

绿党对于朔尔茨的提名则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淡漠”，没有更多的表态。尽管绿党近来为争取更广泛的选民基础，有意向保守派靠拢，但其本质仍是左派，况且，按照目前的势头，绿党很可能在明年的大选中超过社民党，从而与基民盟、社民党组成“绿红红”联合政府，甚至抛开社民党，组成“绿红”联盟。因此，它乐于坐观其变。

欧盟为什么没有对抖音说不

8月24日，TikTok（抖音国际版）正式对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日颁布的行政令提起诉讼，围绕着美国政府强行封杀TikTok的资本和政治角逐从而进入新的阶段。而在大洋彼岸的欧洲，TikTok的境遇波澜不惊，德国乃至欧盟对于特朗普联手封杀TikTok的呼吁并没有展现出太大的兴趣，法兰克福市长甚至邀请TikTok将其欧洲总部设在法兰克福。

英国和法国政府发言人均表示，没有阻止TikTok平台发展的计划。德国官员称，TikTok没有安全危险，德国政府无意禁止。不仅如此，字节跳动刚刚传出消息，计划在欧洲设立国际总部，英国和德国就主动伸出橄榄枝，第一时间展开争夺战。英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字节跳动国际总部的“选址是一个商业决策，英国是一个公平和开放的市场，支持任何有益于促进英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举动”，《太阳报》甚至迫不及待地抢发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英国政府已经批准了字节跳动在伦敦设立总部。而德国更加主动。据《法兰克福汇报》报道，8月13日，法兰克福市长费尔德曼（Peter Feldmann）亲自给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写信，邀请TikTok将其未来的欧洲总部设在法兰克福。费尔德曼在信中说，法兰克福拥有强大的IT实力和充足的计算机专业人才，世界最大的互联网交换中心DE-CIX也设在法兰克福，“这些都表明，法兰克福是IT企业最理想的地点，尤其适合TikTok设立国际总部”。

TikTok目前在欧洲约有1000多名雇员，其中在英国和爱尔兰有800人。据字节跳动2019年2月公布的数据，TikTok在德国的月点击量和视频上传量超过410万。活跃用户每天消耗在TikTok上的时间平均为39分钟。随着TikTok在欧洲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近年来，在保护消费者隐私和信息数据安全方面，TikTok也做了很多努力。

字节跳动欧洲政府关系与公共政策总监提奥·伯特伦（Theo Bertram）表示，TikTok将投资5亿美元，在爱尔兰建立一个数据中心，以储存欧盟和英国用户的个人数据信息，严格限制数据信息在欧盟以外地区流动，以规避相应的法律风险。目前，这些数据信息都存储在美国，同时在新加坡拥有备份信息。爱尔兰数据中心最迟将在2年内建成并投入使用。今年6月，字节跳动与欧盟签署了《反虚假信息行为准则》，在技术和审核团队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并推出了一些应用内功能，如新冠疫情信息报告功能，并制定了一系列策略，如禁止政治类广告等，防止虚假信息的扩散，提升来自权威信源的可靠信息的权重。

此外，TikTok还与欧盟加强合作，今年4月，TikTok与11个欧盟国家卫生健康部门合作，打击新冠疫情虚假信息传播。5月，法国政府宣布与TikTok合作，以提高青少年对儿童虐待行为的认知。TikTok主动出击，及时适应欧盟的法律框架，与政府和民间保持良性互动，有效缓解了欧盟国家的信息安全焦虑，提升了公司形象。

欧盟封杀TikTok缺乏法理基础。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以行政令的方式要求美国个人和实体不得与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这种粗暴的方式在欧盟根本行不通。德国信息法专家拉特（Michael Rath）认为，德国或欧盟未来不可能仿效美国的做法，发布TikTok禁令。“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德国联邦网络局可以根据德国《电信法》的第115条，在企业违反了相关法律时禁止某种服务。但是欧盟法院的相关判决

只涉及所谓的附加服务，比如针对谷歌电子邮件服务的判决。而且这样的服务并不属于电信服务的范畴，所以严格意义上说德国联邦网络局的管辖范围并不包括 TikTok。所以也无法以《电信法》第 115 条的名义对其展开行动”。

与此同时，欧盟加强了对 TikTok 在个人隐私数据保护等方面的审查。今年年初，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EDPB）组建专门小组，对 TikTok 的隐私保护进行调查。英国、荷兰和丹麦的数据保护机构也展开了相关调查。荷兰政府主要对 TikTok 在儿童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审查。法国数字部则将 TikTok 的仇恨言论内容和未成年人保护作为重点审查对象。

7 月底，TikTok 将其主要业务运行部门搬到了都柏林，根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规定，跨境数据监管采取一站式机制(one-stop-shop)处理，各国对 TikTok 的数据审查应该交由爱尔兰方面进行。目前，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仍在研究是否对 TikTok 启动这一机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欧盟各国对 TikTok 难以采取共同立场，抵制或封杀更无从谈起。

特朗普政府在大选之年封杀 TikTok，其经济霸凌主义和政治投机之心，路人皆知，欧盟国家在微软、苹果、谷歌等企业争端中也领教过美国政府的“手法”，特朗普单边主义、“美国优先”的行径让美欧关系渐行渐远，欧盟国家，尤其是德国，对于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的做法早已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美国政府封杀 TikTok 的呼声在欧洲应者寥寥，也就不足为奇了。

阻击特斯拉，德国汽车业的阿耳忒弥斯计划

尽管遭遇环保组织的阻挠和新冠疫情的冲击，特斯拉的德国超级工厂还是如期开工，并将按原计划明年开始投入生产。代表汽车业未来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留给德国三大本土汽车巨头的的时间已经不多，想要追赶特斯拉的先发优势，并不那么容易。德国汽车业近日推出“阿耳忒弥斯计划”，试图联合起来，在研发、市场和充电桩建设等方面全面阻击特斯拉。

特斯拉的 Model 3 是欧洲最畅销的电动汽车之一，其销量远远超过德国任何一款电动汽车，唯一能与 Model 3 匹敌的是雷诺的电动汽车。今年上半年，雷诺欧洲电动车销量 41633 辆，超过特斯拉在欧洲市场 37786 辆的销量。在充电桩的布局上，特斯拉也远超欧洲同行。特斯拉在 24 个欧洲国家安装了 5000 个超级充电桩，相比而言，宝马、戴姆勒、大众和福特共同建设的 Ionity 充电网络，仅有 1160 个充电桩。

为了鼓励新能源车的发展，德国政府将电动车补贴提高到 9000 欧元，市场需求井喷。今年 7 月，汽车市场整体低迷的情况下，德国电动车注册上牌数超过 8000 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40%。其他欧盟国家，如奥地利、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也在政府补贴政策的刺激下，市场火爆。德国汽车厂商的产能瓶颈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多数新款电动车需要半年至 1 年半的时间才能上市，现有产能，尤其是汽车电池产量，短时间内无法大幅度提升。现在德国人预定一辆电动车，最长要等一年时间才能拿到车，德国厂商不得不对某些车型实施限购，冻结新的订单。

今年 6 月，奥迪 CEO 马库斯·杜斯曼（Markus Duesmann）推出一项名为阿耳忒弥斯的计划，整合大众汽车集团的部分专家组成工作小组，采取类似初创技术公司一样的运作机制，致力于电动车的新技术研发，尤其是在软件和网络应用方面，试图缩短德国汽车工业与特斯拉的差距。奥迪在汽车计算机和自动驾驶技术等方面至少落后特斯拉 2 年时间，“目前，特斯拉的电池更大，因为他们的汽车是围绕电池建造的。特斯拉在计算和软件架构方面领先两年，在自动驾驶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杜斯曼表示，奥迪必须

加速开发新的电动车型。

杜斯曼之前在宝马汽车担任高管时曾推出著名的“i 计划”，但最终计划失败。在 i 计划下孵化出来的几款电动汽车，让宝马一度成为欧洲电动车发展的先驱，但宝马的 i3 和 i8 电动车亏损严重，i 计划不得不被迫中止。宝马新一代的电动车要到 2021 年才能推向市场。

转战奥迪的杜斯曼吸取了 i 计划失败的教训，他提出，阿耳忒弥斯计划的项目负责人必须从一开始就与研发团队密切沟通，持续推出新的车型，否则就无法在技术上迅速迭代。到 2024 年，奥迪全新设计的电动汽车将正式投产，并为大众集团新能源车转型发展奠定基础。

但是，隐忧仍然存在。大众汽车工会主席伯纳德·奥斯特罗（Bernd Osterloh）说：“基础设施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南欧和东欧地区。要在这些国家推广电动车出行，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奥斯特罗说，在北欧或荷兰等地，由于充电桩网络完善，电动汽车非常普及，但仅仅依靠这些地区的电动车发展，无法完成欧盟确定的碳减排目标。据清洁出行国际委员会提供的数据，今年 6 月，相比传统燃油车，电动汽车市场占有率在瑞典为 26%，在德国和法国为 6%，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新能源车仅占 3%，波兰为 1%。

因此，奥迪汽车的阿耳忒弥斯计划提出，参照大众汽车在美国的分公司 Electrify America 的模式，在全欧洲建立一个独立的充电桩网络系统。Electrify America 由大众汽车全资拥有，是在大众“柴油门”丑闻后成立，作为大众汽车向美国赔偿的一部分。根据赔偿协议，Electrify America 必须在 10 年时间里，在零排放汽车基础设施、教育和交通设施上花费 20 亿美元。截至目前，Electrify America 已经在美国架设了 1900 多个快速电动车充电桩，分布在 435 个充电站中，并计划在 2021 年将这一数据扩大一倍。Electrify America 在美国的强劲发展势头无形之中让大众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获得了电动汽车的先发优势。

阿耳忒弥斯计划的开发小组试图借鉴特斯拉超级充电桩的做法，第一阶段仅向奥迪用户开放充电服务，然后扩大到保时捷用户，之后是否向其他品牌电动车开放共享充电桩，目前尚未确定。为了减少用户对充电时长的焦虑，同特斯拉一样，奥迪用户可以提前通过手机应用预约充电桩位置，以节约等待时间。奥迪还将与零售商合作，在充电站附近开设杂货店。至于充电桩主要设在交通要道附近，还是城市，目前仍在研究之中。

业内人士指出，克服充电基础设施的短板，单靠一家汽车厂商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汽车厂商、电力公司和政府必须共同努力，合作推进。戴姆勒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Markus Schafer）呼吁，德国政府应该利用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大力推动建设全欧洲的充电基础设施，并建立统一的支付系统标准。汽车厂商应该致力于改进汽车电池的效能，以节约充电时间。根据戴姆勒制定的中期目标，奔驰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将达 700 公里，充电时间缩减到 15 分钟。“如果电动车的充电时间能够控制在半小时以内，传统的加油站也会从中找到商机，从而建立自己的充电桩”，谢弗说。

电池和相应的软件系统是电动汽车的核心，在这一领域，德国厂商的优势并不明显，而主要依靠东亚国家的技术，如中国的宁德时代、日本的松下和韩国的 LG 化学。虽然德国本土的博世和大陆集团也表示，将研发自己的汽车电池系统，但基本上德国汽车厂商已经放弃了在电池技术领域追赶亚洲企业的企图。谢弗表示，戴姆勒现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覆盖亚欧和美国的电池生产网络。早在 2015 年，戴姆勒就已经全面退出汽车电池的工业化量产，如今不得不依赖中国的电池产能。7 月 2 日，戴姆勒斥资 9 亿人民币，入股中国的孚能科技，持有 3% 的股份。孚能科技将在德国东部的比特费尔德建立一家动力电池电芯工厂，并且直接按照欧盟碳中和的标准打造，以满足未来戴姆勒新能源汽车

的转型需求。8月5日，戴姆勒汽车宣布与宁德时代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动力电池技术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宁德时代未来将为戴姆勒生产软包电池，这已经是今年大众、戴姆勒两大德国车企巨头第四次向中国动力电池生产企业砸下大额采购订单。

电动汽车是行走的互联网，对于传统车企而言，转型的关键是互联网思维。无论是技术研发，还是销售商布局，新势力造车都打破了传统思维，特斯拉抛弃了传统的4S店模式，采用网络直销，沃尔沃的电动车品牌“极星”，虽然在德国几座大城市开设了展示厅，但销售主要也是通过网络直接面对用户。而德国传统车厂缺乏的恰恰是互联网思维。譬如，大众、戴姆勒和宝马都在研发自己的IT操作系统，而极星却选择与谷歌合作。极星2号完全依赖谷歌地图和谷歌的导航系统，极星电动车CEO托马斯·因根拉特（Thomas Ingenlath）表示，既然有成熟的操作系统，为什么还要花大力气去研发一款不成熟的系统呢。此外，在车联网领域，德国企业也落后于特斯拉等。大众汽车新款的电动车ID.3去年9月推出时曾号称是“轮子上的计算机”，但手机联网应用却无法正常使用，不得不回到修理厂解决这个问题。而特斯拉的车载应用如果出现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远程下载更新包，随时随地修复。

由此可见，新能源车的技术发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全球汽车产业的势力天平，传统燃油车，无论是技术、市场，还是思维、创新能力，都已经触及天花板，从而让新势力造车有了弯道超车的可能。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今年6月曾经对中国最畅销的10款电动车进行调查分析，调查报告显示，亚洲电动车的价格和续航里程比要优于其他国际竞争车型2倍，虽然许多电动车厂商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但一旦产能充分释放以后，很快将赢利。因此，国际老牌汽车巨头必须加快电动车布局，才能赶上这股转型大潮。

德美矛盾激化，北溪2号命运堪忧

近日，由于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疑似中毒事件，命运多舛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又生波折。

9月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赛贝特（Steffen Seibert）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是否会将纳瓦利内事件与北溪2号项目脱钩，赛贝特表示，默克尔不排除以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为选项制裁俄方。他同时称，德国政府正在等待俄方就纳瓦利内疑似中毒事件予以解释，但“显然不会等几个月或者等到年底”。

就在前一天，德国外长马斯也做出强硬表示，如果俄罗斯未能尽快对纳瓦利内疑似中毒一事作出解释，德国将不得不与欧盟讨论应对措施，不排除欧盟对与俄罗斯合作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进行制裁的可能性。

针对默克尔的表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北溪2号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际商业项目。对这样一个有德国及他国企业参与的国际项目采取制裁措施并不合理，更主要的是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去讨论限制这一项目。俄方认为北溪2号项目不存在暂停建设的风险，一切关于暂停建设该项目的谣言都是荒谬的。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当天也强调，北溪2号项目虽然遭遇一定困难，但一定会建成，俄产天然气仍有很大市场潜力。

另一边，德美之间围绕着这一工程的争议也日趋白热化，伴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进入大选最后的倒计时阶段，这一争议的政治色彩也愈加浓厚。如今，北溪2号输气管道的铺设还剩最后150公里，各方博弈下，北溪2号的命运会怎样？

北溪2号面临“最后一根稻草”？

纳瓦利内疑似中毒事件似乎已成为压垮北溪2号项目的最后一根稻草。9月2日，默克尔政府主要内阁成员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纳瓦利内事件和对俄立场。慕尼

黑德国联邦国防军药理学和毒理学研究所的专家详细解释了纳瓦利内中毒原因。据信，导致纳瓦利内中毒的是一种名为诺维乔克的神经毒剂，医生在纳瓦利内的血液、尿液、皮肤样本，以及他旅行饮用的杯子里，均发现了这种毒剂的痕迹。

调查结果随即在德国政坛引发强烈愤慨，几乎所有主流党派均把矛头指向俄罗斯，要求对俄实施制裁。当晚，默克尔把球踢到了俄罗斯一方：“我们期待俄罗斯政府对这一事件做出解释。这里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只有俄方能够回答，也必须回答。”

德国舆论也开始讨论制裁俄罗斯的可能性，驱逐外交人员、对俄吞并克里米亚的相关人员实施制裁、对俄部分企业或产品实行制裁或禁运……但在既有的对俄制裁措施之外，新的外交和经济制裁对俄罗斯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效果。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工程成为唯一能够触动俄罗斯利益的“利器”。

德国绿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布鲁格（Agnieszka Brugger）说：“德国政府必须停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至少应该把北溪2号工程砍掉。”自民党在联邦议院负责外交事务的议员基尔-萨莱（Bijan Dirj-Sarai）表示，必须立即对北溪2号项目予以重新审视评估，他倾向于终结这一项目，“北溪2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忽视了这一项目背后的政治因素。现在政府终于尝到苦果了。”

与此同时，在保守党内部，对北溪2号表示怀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基民盟内默克尔的潜在接班人洛特根（Norbert Röttgen）和欧洲议会最大党欧洲人民党主席韦伯（Manfred Weber）均表示，应放弃北溪2号。韦伯说：“可能采取的最严厉制裁措施，比如暂停部分大宗能源产品的进口，包括北溪2号建设，也应该中止。”

当然，也有部分经济界人士对中止北溪2号建设表示担忧，德国经济部发言人表示，如果德国退出这一项目，将给德国的能源供应带来巨大的冲击。拥有350多名会员公司的德国东部经济联盟（OAOEV）主席赫尔墨斯（Oliver Hermes）说：“这一项目是有欧盟内部相关各方，包括德国、瑞典、丹麦和芬兰等国共同同意的。”中止工程建设，欧盟将不得不从美国进口价格更高的液化天然气，或者考虑从卡塔尔、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或阿塞拜疆重新开辟新的天然气进口渠道，这将使欧洲的天然气安全面临供应瓶颈，并且付出更高的成本。

不过，目前由于北溪2号管道工程处于事实上的停工状态，德国政府也不急于做出决定。默克尔政府倾向于在欧盟层面解决这一问题。9日，欧盟政治和安全委员会会议将讨论这一事件，并有可能出台具体行动方案。由于北溪2号牵涉整个欧盟的能源安全问题，会议不会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明确表示。

德、美之间的“赛跑”

即使没有纳瓦利内疑似中毒事件，北溪2号最后的150公里也已经因德美关系而陷入泥潭。

8月5日，美国3名共和党议员克鲁兹（Ted Cruz）、科顿（Tom Cotton）和约翰逊（Ron Johnson）联名致信穆克兰港的运营商萨斯尼茨渡轮有限公司。信中称，由于穆克兰港在“明知美国制裁”的情况下，仍对北溪2号表示支持，穆克兰港以及德国梅前州下辖的萨斯尼茨镇相关方将面临美国“沉重的法律和经济制裁”。

3名共和党议员在信中威胁称，美国将切断萨斯尼茨镇与美国的商业和经济联系，制裁范围将扩展至穆克兰港口企业实体的董事会成员、公司高管、股东以及萨斯尼茨镇相关人员等，具体措施包括拒绝向这些人员发放访美签证、冻结其在美财产等。这一赤裸裸的政治讹诈在德国激起强烈反应。

萨斯尼茨镇拥有萨斯尼茨渡轮公司90%的股权，在美国议员的信中被列入直接制裁目标。萨斯尼茨镇长克拉赫特（Frank Kracht）表示，如果美国实施制裁，将对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萨斯尼茨镇当地官员产生严重影响。“这些参议员无权用一封信来干涉我们

镇的主权，无权干涉欧洲、德国联邦的主权”，克拉赫特说。德国各党派也对美国长臂管辖的野蛮行径表示愤慨。

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AfD）呼吁取消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绿党外交事务代表特立廷（Jürgen Trittin）称美国参议员的威胁是“在经济上宣战”，他呼吁德国政府保护企业免遭美国野蛮行径的伤害。左翼党议员恩斯特（Klaus Ernst）致信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信中，他要求美国议员换位思考，如果德国对美国的某个港口，比如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里施（Jim Risch）的选区州爱达荷州路易斯顿港实施同样的制裁，美国人民会做何感想？

围绕着北溪 2 号输气管道的俄德美三国角力由来已久。这条长达 2350 公里的输气管道从俄罗斯的乌斯特-鲁戈港出发，绕过乌克兰和波兰，通过波罗的海海底，直抵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再通过德国干线管道输送到其他欧洲国家。德国和欧盟将其看作是能源进口多元化、确保能源安全的一个经济行为，而美国则认为这是俄罗斯试图分化美欧同盟关系的一个地缘政治工具，从项目酝酿之初，就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2019 年 12 月，美国国会通过 2020 年国防预算法案，对参与北溪 2 号项目的公司实施制裁。此后，工程主要承建商、世界著名的海洋油气钻进平台建造巨头瑞士 Allseas 公司退出北溪 2 号建设，撤走了 3 艘世界最大的海底铺管船，俄罗斯不得不从远东地区召回自己的动力定位铺管船和锚泊定位铺管船。美国迅速出台新的制裁措施，禁止国际公司为这些船只提供保险服务。按照要求，在丹麦海域施工的 147 公里管道使用锚泊定位船舶的许可只能从丹麦获得，而丹麦始终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设置障碍。

经过多轮外交磋商，今年 7 月，丹麦能源署终于向北溪 2 号颁发了修订后的施工许可。随后，美国进一步加大施压力度。7 月 15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将取消 2017 年时任国务卿蒂勒森修正案对于北溪 2 号制裁豁免的规定，从而使北溪 2 号受制于《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根据该法案第 232 条，美国可以制裁那些在一年内投资 100 万美元到 500 万美元，或为俄罗斯建设能源出口管道提供“直接和重大”技术、服务和其他支持的个人。制裁手段包括没收房产、限制签证，以及被排除在银行和金融服务业之外。蓬佩奥威胁称，“这是对那些支持和教唆俄罗斯恶意影响项目的公司发出的明确警告，我们不会容忍这种行为”，“现在就撤出去，否则后果自负”。

拿到丹麦的施工许可证之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最早可以在 8 月 3 日恢复海底铺管作业，根据能源咨询机构 ClearView 的估算，如果施工顺利，北溪 2 号将在 110 天后完工。但俄罗斯目前尚无复工迹象。而美国是否将对俄德企业或个人施加新的制裁，取决于今年 12 月特朗普签署的国防预算法案。

在今年的国防预算法案中，美国参众两院的版本都包含对参与北溪 2 号管道铺设工程的公司、保险和金融承销服务商给予制裁。参议院的版本还包括对提供支援船舶的公司以及工程验收商施加制裁，因此，两个版本还需要磨合统一，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北溪 2 号能否顺利抵达终点，就要看施工方与制裁方，谁能跑在前面。

德国可能把事情想简单了

如果从 2017 年开始算起，美国威胁对北溪 2 号工程实施制裁，已经喊了 3 年，大棒却始终没有落下来，原因何在？据《外交政策》透露，主要是因为美国财政部对是否采用制裁手段阻止北溪 2 号施工犹豫不决，一名共和党官员说：“从 2017 年开始，财政部就通过内部机构程序，试图减缓和削弱制裁手段的具体实施。”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6 月也表示，北溪 2 号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果要问我们为什么不对参与北溪 2 号的俄罗斯人进行制裁，那你得去问（财长）姆努钦”。

而美国的这种犹豫不决，也导致德国对围绕着北溪 2 号的争议和制裁产生了许多误判。一些媒体认为，3 名共和党议员将制裁的矛头指向梅前州的萨斯尼茨镇，针对默克

尔的意图明显。因为梅前州是默克尔仕途的大本营，被认为是她的政治故乡。也有一些政界人士和媒体将美国对北溪 2 号的制裁与从德国撤走 1.2 万名美军士兵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特朗普对默克尔拒绝今年秋季赴美参加七国峰会的报复行动。

显然，这是德国对这场外交角力一厢情愿的简单化图解。首先，北溪 2 号输气管道引发的不止是美国一方的反对，波罗的海国家、波兰、斯洛伐克等欧洲国家都曾公开表示反对，欧盟出于各自经济和政治利益考量，在北溪 2 号问题上并非铁板一块，分歧明显。其次，北溪 2 号不是特朗普一个人在反对，尽管特朗普就商人本性而言向德国兜售美国液化天然气的意图明显，对德国“吃美国饭砸美国锅”的做法极为不满，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制裁北溪 2 号问题上的立场惊人的一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2016 年卸任副总统时就说，北溪 2 号对欧洲而言是“一场糟糕的生意”，他对北溪 2 号的批评立场至今没有任何改变。

因此，德国政府采取拖延战术，试图等 11 月美国大选揭晓后，或者等北溪 2 号抢先在美国国防预算法案通过之前完工，只会让德美在北溪 2 号问题上的摩擦愈演愈烈，并从长远上损害德美同盟关系。

美国退群，德国试图填补世卫组织空白

美国 7 月 6 日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 2021 年 7 月 6 日退出世卫组织。作为世卫组织的初始缔约方和最大的会费分摊国，美国的退群将给世卫组织带来巨大的政治和财政“黑洞”，而德国正悄无声息地试图取代美国，在世卫组织中获取更大的话语权。

就在特朗普政府通知联合国退会后不久，德国联邦卫生部长延斯·施潘(Jens Spahn)与法国卫生部长维兰(Oliver Veran)飞赴日内瓦，宣布德国将向世卫组织额外提供 2 亿欧元，从而使德国今年对世卫组织的经费贡献达到 5 亿欧元，超过美国两年来的经费贡献总额，创德国有史以来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的最高纪录。施潘表示：“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强大、透明和负责任的世卫组织。”法国也表示，将向世卫组织在里昂的一个研究中心提供 9000 万欧元，并且再额外提供 500 万美元捐款。

曾经带领世卫组织在 2003 年抗击 SARS 的英国流行病学专家戴维·海曼(David Heymann)认为，尽管美国是世卫组织重要的一员，但并非不可替代，“德国近来在全球公共安全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柏林社会科学中心的全球健康政策研究小组负责人安娜·霍茨谢特(Anna Holzschetter)认为，通过向世卫组织增加经费捐款，承诺愿意向世卫组织内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帮助它们加强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监管和评估，德国试图在世卫组织树立榜样。

在全球抗疫合作中，德国投入的不仅仅是金钱，同时也扮演着改革世卫组织在后疫情时代的架构和功能的角色。今年 4 月，世卫组织开始就内部改革展开讨论，七国集团卫生部长举行了近二十次电话会议，以及数十次外交关会议，但 8 月 7 日传出消息，德国和法国已退出世卫组织改革谈判，原因是美国决定退出世卫组织，却依然试图主导谈判进程。德法已经就加速世卫组织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路线图，准备赋予世卫组织更大的司法权力，提高成员国自愿缴纳会费的积极性。德国也试图扩大在世卫组织中的影响力，卫生组织近日决定对各国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措施进行独立评估，据悉这是在延斯·施潘的积极倡导下做出的。同时，施潘也强调，世卫组织的价值在于各个成员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德国利用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地位，与欧盟其他国家合作，对全球公共安全政策的调整施加影响。

为什么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会被德国视为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德国前卫生部长

格勒（Hermann Grohe）分析称，“德国一向重视自己的国际义务”，二战以后，作为一种非军事手段，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被德国看作是回归国际社会、提高德国国际声誉的重要途径。他回忆说，2015年七国峰会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正值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在德国的大力游说下，全球公共卫生问题被列入峰会的重要议题，各国领导人承诺对非洲国家健康体系建设给予经济援助，并支持世卫组织提出的抗耐药细菌“全球行动计划”。德国对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视在2017年达到高潮，德国发起了一场为抗耐药细菌研究举行的善款募捐活动，并在当年的G20峰会上成功地将健康政策列入峰会主题。

新冠肺炎疫情下，德国对于公共卫生安全政策的改革也在加速进行。新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战略已经制定完毕，将在今年年底正式发布。新战略下的德国公共卫生改革悄然展开，譬如，在德国议会设立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委员会，在相关政府部门增加用于全球健康安全的预算支出，在部分高校新设全球公共卫生研究中心，等等。

特朗普政府退出世卫组织，以及新冠疫情的持续反复，的确让世卫组织和全球公共健康话语权面临重新洗牌的机遇，但是，德国舆论也指出，这其中，德国的机会到底有多大，仍有待观察。格勒指出，德国是一个欧洲强国，理应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但是，要想在全球公共健康领域取代美国的主导权，无论是财政支持，还是地缘政治方面，都不容易，仍需谨慎的路线设计。

世卫组织顾问、全球健康中心创始人伊罗娜·柯克布什（Ilona Kickbusch）认为，多边主义是中等强国的理想路径，德国也不愿意独力充当领袖角色。德国的联邦体制使多边主义成为德国的DNA，但特朗普的美国至上主义和全球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让多边主义在全球遭遇挑战。新冠疫情爆发后，意大利规定禁止口罩、防护服出口，捷克政府要求本国口罩生产商的产品只能在国内销售，美国试图收购德国疫苗生产企业CureVac，并在全球大量收购储存瑞德西韦。德国也因为限制、截留个人防护用品和设备出口，导致与欧盟其他国家关系紧张。不过，德国很快改变策略，允许法国和意大利的新冠肺炎感染者被送到德国治疗。

疫情之后，在全球公共安全领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本国优先”策略，一种是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中等强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呼吁在疫苗研发、联合抗疫等方面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提倡开放性和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安娜·霍茨谢特说，在国际公共健康领域，中国也是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一些私人机构和组织，如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英国惠康基金会，也在积极接入国际合作。而印度、澳大利亚和法国等一些“中等强国”的表现日趋活跃。

在全球公共健康领域，国家至上主义和多边主义的趋势，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此消彼长，至少在目前，“新冠疫情超越国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已经跨越党派分歧，成为德国政界和民众共同认可的理念，德国仍将借助公共健康议题，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独特的影响力。

德国联邦议院将缩水

经过8个小时的磋商谈判，德国联合政府25日决定，将从明年开始，分两阶段，对臃肿的联邦议院进行改革，到2025年，将选区从目前的299个缩减到280个，并成立一个专门的改革委员会，制定具体方案。

理论上，联邦议院有598个席位，目前，德国联邦议员人数已经达到创纪录的709人，远远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598人上限，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议会。德国是欧洲第一人口大国。因此，德国议员人数超过其他欧洲国家本来无可厚非。在德国，每名议员平均代表着11.7万名公民。就人口比例而言，德国议员人数并没有多到离谱。比如，

人口只有 900 万的奥地利，议员人数却达 183 名，相当于每个议员代表 4.9 万名选民。

联邦议院议员由单一选区两票制选出，采取联立制，选民第一票投给各选区的议员，第二票投给政党。各政党第二票的得票比率决定该党的议席数，两票之间的差距会导致超额席次（overhang mandate）的产生。2017 年 9 月联邦议会选举中，就产生了 111 个超额席次。

但是，议院人数的持续扩张将给议会正常运作带来很多实际问题，增加经费开支，从长远来看削弱了德国的议会民主制。况且，在疫情之下，每逢辩论，议院大厅显得异常拥挤，议员之间不可能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如果不加控制，2021 年联邦选举之后，议员人数可能进一步增加到 800 人以上。

据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联邦议院今年的经费可能超过 10 亿欧元，相比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年度财政支出增加了 25%。杜塞尔多夫大学法律系教授熊伯格（Sophie Schonberger）说，联邦议院扩容带来的不仅是财政问题，“更多的议员，意味着需要在议会安排更多的座位和办公场所”。国会大厦已经不堪使用，为了容纳新增议员，政府不得不考虑在国会大厦外设置集装箱板房，以解决办公场地紧张的矛盾。此外，议员增加，往往意味着更冗长的演讲，各种名目的委员会，以及层出不穷的意见和议案，“议会越大，效率越低”，熊伯格说。

联合政府各党派还对选举制度改革进行了探讨，拟议中的改革措施包括将投票人的年龄降低至 16 岁，联邦议院立法会议任期从 4 年延长至 5 年，立法保护联邦议院中女性代表平等权利等，这些措施将在 2021 年的全国民调后讨论决定。

随着 2021 年联邦议会选举的临近，关于选举法改革的讨论在德国日趋激烈，缩减庞大的议员人数是大势所趋，但由于涉及各党派在议会的力量对比，各方争执不下。自民党、左翼党和绿党提出将选区数量减少至 250 个，而联盟党则建议减少至 280 个，将超额席次的增加控制在 7 人以内，但联合执政的社民党对此表示反对。一些小党派认为，联邦党的方案可能破坏选举代表比例的基本架构，有违宪的可能，同时，这一方案有利于像保守党这样的传统大党，对小党派不利。

自民党提出自己的过渡性法案，将联邦议院的人数限制在 690 名，不再任命新的超额席次，但这一方案也存在公平性的问题。

此外，减少选区也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不仅要考虑地理规划上的问题，还要考虑人口比例变迁等问题，联邦议院几乎不可能在明年大选之前完成这项工作。此外，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在联邦选举前一年之内，一般不会对选举法进行修改。

因此，反对党对联合政府的这一妥协方案并不满意。自民党联邦总干事布什曼（Marco Buschmann）在推特上表示，联合政府的提议“不会消除联邦议院日益膨胀的危险”。绿党联邦议院总干事哈瑟尔曼（Britta Hasselmann）也称，执政党花了 7 年时间，就拿出了这么一份力度薄弱的方案，根本无法阻止议院的扩张。

无论怎样，联合政府在选举法改革问题上达成初步一致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一些具体的建议也可能在明年的选举过程中予以采纳，德国政治改革将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 年 8 月 11 日~9 月 10 日）

8 月 5 日 美国三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致信参与“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德国港口运营方——德国北部穆克港运营方萨斯尼茨港口有限公司，提请对方注意美国针对“北溪-2”项目制裁和指导意义，并扬言美方将施加严厉的法律和经济制裁，在德国引发一片哗然。德国萨斯尼茨市政府持有该港口有限公司 90% 股权。

8月10日 德国宣布增加国防开支，公布了一份优先采购的军事装备清单，以推动其武装力量的现代化。清单包括12万支新一代突击步枪、新型履带式步兵战车“美洲狮”、安装主动保护系统（APS）的“豹2”主战坦克、“台风”战斗机及GBU-54制导炸弹、“海虎”直升机以及MKS 180护卫舰、F125护卫舰和212级潜艇等。

8月10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推出本党总理候选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

8月11日 德国外交部部长马斯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面。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选择能源供应方是德国的主权权利，其他国家无权干预。没有一个国家有权以威胁（手段）决定欧洲的能源政策。

8月13日 7月份德国消费品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0.1%。这是自2016年4月以来通胀率首次出现下跌。

8月18日 德国近期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00例，达到5月以来新高。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视察该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时呼吁人们保持社交距离，以控制疫情传播。

8月22日 据医疗保险基金会统计，截至今年7月1日，全德老年人平均每月养老自费支出超过了2000欧元，比去年上涨了124欧元。养老费用过于昂贵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自付护理费用的上涨速度已经接近柏林和慕尼黑的租金上涨速度了。

8月25日 德国外交部部长马斯同一天分别到访希腊和土耳其，呼吁两国就东地中海争端缓和局势、直接对话。希腊政府指责土方在“希腊大陆架”海域勘探，派军舰监视土方勘探船。土耳其政府则说，土方有权在“土耳其大陆架”海域勘探。

- 德国联合政府决定，将从明年开始，分两阶段对臃肿的联邦议院进行改革，到2025年，将选区从目前的299个缩减到280个，并成立一个专门的改革委员会，制定具体方案。

8月27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各联邦州州长召开视频会议，并决定调整新冠防疫措施，加大对不遵守防疫规定者的处罚力度，以应对夏末的疫情反弹势头。会议决定，在超市等特定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从新冠疫情高危地区归国者若在入境时不接受核酸检测，则须自行居家隔离14天；若入境时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则须居家隔离至少4天；将现有的针对各种难以保持社交距离的大型公共活动的禁令至少延长至12月底。

8月28日 柏林市政府先前决定在疫情期间禁止游行。但是，柏林行政法院以活动组织者已经提交了防疫卫生方案，且柏林警方无法提出足够证据证明活动对公共安全带来威胁为由，判定柏林市政府法令无效，周六游行可以照常举行。

8月29日 柏林街头再次发生大规模反防疫游行活动。当天大约有3.8万名示威者聚集在柏林街头，除了反对德国现行口罩强制令及其他防疫措施示威者外，人群中还夹杂着大量支持极端右翼主张的激进分子和阴谋论者。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对此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和谴责，对针对德国民主核心的攻击零容忍。

8月30日 根据德国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研究所（BfArM）的数据，德国遭遇供货瓶颈的药物达到317种，共涉及138种原料活性成分，其中许多依靠中国和印度的货源。而印度目前成为全球第二大“疫区”，供应短缺且滞后。

9月1日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柏林总统府会见正在访德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双方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施泰因迈尔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强调德国始终

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保持并深化更为紧密和持久的联系，这在当前紧张的国际形势之下尤显必要。德方重申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不赞成所谓的“脱钩”，不希望世界陷入分裂对抗。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施泰因迈尔的问候，表示在全球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中国外长出访德国和欧洲，表明中方对中德、中欧关系的重视和期待。中方愿与德方、欧方携手努力，筹备好下一阶段重要议程。一方面加强国际抗疫合作，包括疫苗的研发使用，尽快彻底战胜疫情；另一方面在国际多边舞台上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凌行径，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双方还就当前国际形势、中德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深入交换了意见。

- 今日起，小时工的最低工资将有所提高。在原西德地区各联邦州，最低时薪将从 9.96 欧元涨至 10.15 欧元。在包括柏林在内的原东德地区，最低时薪将从 9.66 欧元涨至 9.88 欧元。

9月2日 德国外交部发布了题为“德国-欧洲-亚洲：共同塑造 21 世纪：德国政府对印太地区采纳政策准则”的政策文件，宣布树立印太地区政策准则：寻求经济伙伴多元化，避免供应链的单一依赖。文件的出台使德国成为仅次于法国的第二个拥有明确印度太平洋战略的欧洲国家。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是文件的突出重点，提升东盟在印太区域地位的想法似乎在柏林引起了极大的共鸣。文件新闻稿指出，德国制定的这一印太地区战略，是希望塑造印太地区的秩序，特别是加强东盟的能力。

- 德国联邦政府首次试水绿色债券。德国联邦财政部发行了共 65 亿欧元的 10 年期政府债券，获得了投资者 330 亿欧元的超额认购。本次发行的绿色债券息票率为 0%，收益率为-0.46%，略低于同期限的传统债券。

9月7日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7月德国工业产出环比上升 1.2%，实现连续三个月环比上升。伴随企业对未来预期的改善，德国工业今后几个月将持续复苏，但要恢复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 德国联邦政府设立的“未来农业委员会”在柏林举行了成立大会。该委员会旨在为达成经济的、生态可持续的和可接受的德国农业目标提出建议和意见。
- 德国联邦政府疫情期间推出的儿童额外补贴于今日起开始发放，每个符合条件的孩子都能获得总共 300 欧元。在第一期汇款中，约 94 万对父母和他们的 156 万个孩子将获得 200 欧元额外补贴，每月原有的儿童金仍照常发放。第二期的 100 欧元将于 10 月发放。汇款的先后顺序取决于儿童金编号的最后一位。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20 年 9 月 10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E-mail: dgyj@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武亚平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